



魏永康的母亲曾学梅



魏永康 (资料图)



魏永康获得的奖状

神童母亲忏悔录：

17 岁进中科院硕博连读却遭退学

母亲曾代劳他生活上的一切甚至喂饭，而今忏悔：“是我害了他”

这是一个有关神童和他母亲的故事。

1983 年 6 月，魏永康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，因为母亲曾学梅从小的悉心教育，从两岁起，魏永康就被人称为“神童”。

他的“神迹”有：两岁掌握 1000 多个汉字，四岁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，八岁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，13 岁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，17 岁又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，硕博连读。

但像古时“伤仲永”一样，神童魏永康并没有在长大后依旧延续神奇。2003 年 7 月，已经读了 3 年研究生的魏永康，连硕士学位都没拿到，就被学校劝退了。

从此，“神童”魏永康和母亲曾学梅，就陷入了命运的“漩涡”之中。

“神童”儿子

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，1 岁 3 个月大的魏永康写下了七八十个不同的字。

1984 年 12 月，湖南的天气愈发寒冷，华容县下起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。

为了带孩子，31 岁的曾学梅把 1 岁 6 个月大的魏永康，带到自己的单位饮食公司，“那天特别冷，饮食公司也基本没什么客人。”

在几乎所有员工都百无聊赖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曾学梅身边仅有 1 岁多的永康。“你会写字吗？”一个员工逗着还不怎么会走路的魏永康。正在地上爬来爬去的魏永康点了点头。

“嘿！你写字，每写一个字，就给你一粒花生米。”说着，他向永康晃了晃手中的一把花生米，顺便给了永康一粒。

尝到又酥又香的花生米后，魏永康明白了，只要写下字，就能得到花生米，于是他就用铅笔趴在地板上写了起来。

从最简单的“人”字开始，魏永康为了能够获得花生米使出浑身解数，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写下了七八十个不同的字，也因此，获得了七八十粒花生米。

当魏永康已经不会再写其他字后，大人们沸腾了起来。这是魏永康最初的“高光”时刻。其实，曾雪梅在魏永康 1 岁 3 个月时，就开始教他写字，到了魏永康两岁时，他已经能够掌握 1000 多个汉字。“神童”的称呼就此传开。

“名扬”全省

1991 年 10 月，年仅 8 岁的魏永康连跳几级，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。

“这是他们称呼的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叫过。”曾学梅说。

尽管如此，但魏永康的“神迹”在偌大的县城，已传得神乎其神，被越来越多人知晓。4 岁时，他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，后来，魏永康连小学也只读了二年级和六年级，到 1991 年 10 月，年仅 8 岁的魏永康连跳几级，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。

也是从 1991 年开始，湖南省内的媒体发现了这个小县城中的“神童”，并进行了报道。“华容神童”进一步升级成了“湖南神童”、“天才少年”。

此前，曾学梅对儿子一直坚持着“默默无闻”的低调态度。但自从媒体报道之后，曾雪梅的名字，连远在邵阳的娘家人都得知了。

1978 年恢复高考时，许多家乡的同学、老师都来信，让曾雪梅回去报名参加高考，但那时，曾学梅已经结婚。尽管放弃高考，她还是坚持每天学习，特别是在儿子出生之后，她开始用自己的学习方法影响儿子。

“墙壁”教育

在魏永康床边的墙面上，写着“睡觉之前看此墙”。

曾学梅学习时，喜欢将需要记住的东西写在墙壁上，同时，她还将自己心中的想法，编成“打油诗”写在墙壁上。

走进魏永康的家中，除了客厅的墙壁挂着魏永康父亲魏炳南的遗像，其他并没有什么挂饰，墙壁上大多写着四句的“打油诗”，和一些数学公式，以及一些日语和英语。

墙壁上一人多高的位置，贴着一张书本大小的“名言警句”：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。

这句“名言警句”，是曾学梅教育儿子时经常去强调的一点，只有“知识”的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智商。

曾雪梅说，客厅墙壁上的“打油诗”和日语、英语，都是她写下的，老旧的墙面曾经写满过了一回，已被粉刷掉了。

她的“学习”方式同样影响到了魏永康。在魏永康曾经居住的房间内，临近床边的墙面上，写着“睡觉之前看此墙”，下面则是些需要记住的公式。以此来强调自己需要记住的内容。

魏永康在学习方面的天分和智商确实让人叹为观止。从上中学以后，获得了各类的奖状和证书，“奥林匹克竞赛化学二等奖、三等奖”、“物理学竞赛二等奖”、“(希望杯)全国数学邀请赛”获奖等等，令他的“神童”之名更加“名副其实”。

1996 年，13 岁的魏永康以总分 602 分考进湘潭大学物理系，成为当地年纪最小的少年大学生。

一路“陪读”

魏永康读高中的时候，曾学梅还亲自给他喂饭。“只有专心读书，将来才会有出息。”

从魏永康 8 岁上中学开始，曾学梅就开始了她的陪读人生。

1991 年，在中学领导的安排下，曾学梅在学校附近租了一所小房子。在“智商”教育一路凯歌之时，曾学梅对魏永康的“情商”教育似乎并不怎么看重，甚至完全忽视了。

1994 年，曾学梅从百货公司下岗，这也让她更加专注地将精力放在了孩子的身上。

除了学习，家里任何事情曾学梅都不让魏永康插手，每天早晨连牙膏都要挤好，给儿子洗衣服、端饭、洗澡、洗脸，甚至为了让儿子在吃饭的时候不耽误看书，魏永康读高中的时候，曾学梅还亲自给他喂饭。“只有专心读书，将来才会有出息。”

魏永康自己曾说，小时候妈妈总是把他关在家里看书，从不允许他出去玩。只要有女生打电话给他，他妈妈都说他不在家，担心分散他的精力。因此他养成了不爱说话的习惯，周围的同学也渐渐疏远了他。

从小学到大学，魏永康的生活都是曾雪梅一手包办。“我心想，他将来长大离开我，人这么聪明，很快就能学会的，不晓得他已经形成习惯，改不过来了。”曾雪梅说。

1996 年 9 月，魏永康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湘潭大学。曾学梅强烈要求陪读。考虑到魏永康年纪确实太小，生活尚不能自理，学校特地安排曾学梅做勤杂工补贴家用，还划拨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供他们母子无偿使用。

母亲陪读的生活，也一直持续到魏永康大学毕业。

“恨他不死”

她还指着旁边车水马龙的道路，让儿子去被车撞死。

2000 年 5 月，17 岁的魏永康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，成为硕博连读研究生。曾学梅并没有感到会有什么。她觉得“儿子那么聪明，很快就能学会的”。

但事与愿违，脱离了母亲的照顾后，魏永康“失控”了。他完全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：热了不知道脱衣服，大冬天不知道加衣服，穿着单衣、趿着拖鞋就往外跑；房间不打扫，屋子里臭烘烘的，袜子脏衣服到处乱扔；他经常一个人窝在寝室里看书，却忘了还要参加考试和撰写毕业论文，为此他有一门功课记零分，而没写毕业论文也最终让他失去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。

2003 年 7 月，魏永康连硕士学位都没拿到，就被学校劝退了。

“我当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。”曾学梅说，当她来到北京的中科院后，指着中科院的大楼，让儿子跳楼，还指着旁边车水马龙的道路，让儿子去被车撞死。“这么好的条件不争气，你去死！”

曾雪梅咬牙切齿地骂，父亲魏炳南则骂她：“孩子压力已经那么大了，你还这么骂他，是火上浇油！”

“他都这么不争气了，他去死！我还管他！”曾学梅说，自此之后，她和儿子几乎不怎么交流了。

“是我的错”

他后面的这一段错都在我，全部都是我的错。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。

“我不怪他，只怪我自己的教育方法太狠了，对他也太狠了。”如今的曾学梅老泪纵横，她开始后悔的所作所为，如果当时能够鼓励儿子，或者不骂儿子那么狠，孩子也不会出现更多的问题。

魏永康离家出走了，最长的一次，整整 39 天，魏永康用了近 500 元钱，跑了 16 个省市，先后去了杭州、宁波、舟山、上海、郑州、茂名、湛江等地玩，待到他去玉林玩时，魏永康把剩下的钱弄丢了，落了个身无分文的境地。

最后，还是警察将魏永康带回到了曾学梅的身边。

魏永康的这次出走正是因为挨了母亲的打，“是我的错，真的全部是我的错，他后面的这一段错都在我，全部都是我的错。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。”

曾学梅看了看客厅墙壁上的英语、日语，告诉记者，这是她当年自学的：“将来他出国了，就可以不用带翻译，我都能给他做翻译了。”

过去的时光却不能倒转，她和儿子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了。“我有心结，他也有，但千错万错还是我的错。”

人到暮年

我现在最怕别人问我：“你家永康怎么样了？”

今年，曾学梅已经 63 岁，丈夫魏炳南也在 2009 年去世。而儿子魏永康在经历了几次求学失败，已经工作了近四年时间。

每个月，魏永康会给曾学梅打一个电话，但谈话的内容却异常简短而且形式化，“怎么样？”“放心呀！”“保重呀！”基本上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。

如今，曾雪梅已经“百病缠身”，吃的药比饭还多，就是靠吃药过日子。“脑萎缩、脑

梗塞、慢性胃炎、双肾囊肿、骨质增生，从头到脚都是病。”

由于病情的恶化，她已经很难听清讲话了，她也多了一个“外号”——聋子。

“我现在最怕别人问我：‘你家永康怎么样了？’”她说，每当她听到别人这么问她，她都会避而不答，直接找理由离开。

而当下雨天碰到迎面而来的熟人时，她会将伞斜着挡住自己，只因怕人问起儿子魏永康的近况。

2010 年，魏永康结婚生子后，一年里一半的时间，她生活在湖南邵阳，这是她的娘家，也是儿媳的娘家。

魏永康的人生轨迹

1995 年，12 岁，湖南省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三等奖。

1995 年，12 岁，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岳阳赛区一等奖。

1995 年，12 岁，湖南省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岳阳赛区一等奖。

1999 年，16 岁，湘潭大学纪念爱因斯坦诞辰 120 周年物理知识抢答竞赛二等奖。

从 2003 年，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后，始终都没有找到未来的“出路”，之后的求职、求学之路则一路坎坷。

2005 年 10 月，上海一家航天研究机构知道魏永康的情况后，邀请他去上班，由于生活的“不适应”，他辞去工作，此后，魏永康曾在深圳、南京等地工作，在他辗转求职的过程中，他还曾参加过北京工业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考试，但最后没有成行。目前，魏永康已在一家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4 年。

继续教育

在儿媳“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”的强烈要求下，她只能将自己的教育穿插在孙子的“游戏”之间。

“我想着把孙女接过来，我来教育她。”曾学梅说，孙子现在已经 6 岁，孙女也已经两岁，她将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孙子、孙女身上。

在孙子、孙女面前，曾学梅被禁止提及的一句话，就是“你爸爸在你这个岁数，已经……”将孙子、孙女的童年与儿子的童年作对比，是绝对不允许的。

她曾经与儿媳商议，她来教孙子文化知识，而儿媳教他生活能力、做人做事。但“实验”的效果却并不理想。

曾雪梅不愿意在邵阳当地治病，怕增加儿子一家的负担，所以，他一直在邵阳与华容之间奔波，“儿子、儿媳都不让我回华容，每次都是我偷偷回的。”

“每次到儿子家，就看到孙子的玩具又多了，而之前教的东西已忘了一半。”曾学梅说。

在 2000 年魏永康到北京上学后，曾雪梅还专门教过一个同事的孩子，尽管只教了一年多时间，但是那个孩子之后也高分考入了全国重点大学。

但当儿子退学之后，她也开始反思教育孩子的方

式。“我曾经写过一本教育孩子的书，还希望能够在永康毕业的时候发表，当时已经写了三四万字。”曾学梅说，在儿子退学后，她一气之下，将她写的那本书全都撕了。

据《广州日报》